

澳華新文苑

第1183期 (A)

美國大選

布文

這是一種按耐不住的情緒
就像春風 急著要給夏天寫封信

人們在黑暗中走了四年
終於在隧道的盡頭看到了光亮
呵 美利堅的火炬

一個叫特朗普的老人
一個帶著濃瘡和槍傷的老人
一個在幾次淹沒的浮沉中
回到岸上的老人
他龐大和疲憊的身軀
頂著一頭金色的頭髮
在熊熊燃燒



■特朗普大難不死

仿佛舉著一個金色的火炬
特朗普 自己舉著自己
要照耀世界

人們歡呼雀躍
仿佛在慶祝乾裂的土地
等來了一場雨

悼念詩人孫晉福先生

曉帆

暮斷殘陽，浪拍岸礁，沙鷗淒鳴，引來婆娑淚眼，招惹陣陣悲濤。
家山北望，云路迢迢，六弦琴上，訴盡人世寒暖，彈落四季風騷。
帽檐低遮，頷首淺笑，指繞輕烟，竟燃如歌歲月，拋下無數寂寥。

陸文濤 (江城子)

人生何處不陰晴，聞悲箏，望霞明。煮酒烹茶，
相約話詩情。吟唱撫琴夢中庭，君不見，盛花楹。
緣來緣去嘆功名，話崢嶸，意難平。獨步蒼涼，
恩怨有誰聽？日落鶴飛西去路，留不住，几聲鳴。

張小河

惊見君隨大海去，自茲可作逍遙游。
曾嘲青史仁安在，堪忍蒼天雨正稠。
以卵击石石愈硬，挺身扑火火難休。
一朝化作杜鵑鳥，遍地哀聲動九州。

張青

午夜聞惊報，絃琴竟折摧。
登樓思絕唱，倚馬羨高才。
旅雁鳴天外，盟鷗聚海隈。
楹花紛落處，紫瓣入尘埃。

梁曉純

晨聞噩耗實難信，犹記君聲笑语亲。
荡气诗文惊宇宙，绕梁金曲泣冥神。
铮铮铁血疾时弊，烈烈豪情显率真。
挥袖飘然乘鹤去，清风一缕洗凡尘。

悼塵埃 布文

我羞愧地承認 我從沒有贊美過你的
的詩歌 你在黑暗中憤世嫉俗
在憤世嫉俗中尋找光明
原諒我至今不能苟同把作品當作人生
把人生當作使命
為什麼不讓詩歌招來一季人間三月
為何不在紙筆之上開出一個希望的春天
但我們依然是朋友
我們在這個中秋節裡互致問候
成了你在超度自己的最後時刻
留給我一聲沉默的嘶鳴

斯人駕鶴西去 春風無法挽回
銀河中多了一顆星星以塵埃命名
我們本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你像一隻飛躍加勒比海的蝴蝶
在翅膀下面 藏著超越生死的力量

懷念詩人孫晉福

樑梓

你就這樣，匆忙地走了
出遠門 你竟忘記了告別
哪怕花一秒 說聲再見也好
我還有幾句悄悄的話對你說
關於詩國的童話

我想對你說
你的詩浸透了天山的泉
每一句都滴下
初生嬰兒的羊水
我曾送你一頂詩人的桂冠
你拒絕這當之無愧的餽贈

大地不能承載你詩的份量
你只有仰望星空 尋找家園

就這樣啊！你來不及說聲再見
以量子的速度奔赴歸宿的星球
那星球上的藍花楹也正在盛開
你要日夜兼程
在花謝之前趕到
那裡的藍花楹更大
更美 更純淨
可以編織更崇高
更閃耀的大詩人桂冠

孫晉福遺作兩首

追思今天

今天走了
沒有任何留言。
忘記帶走的那一片雲彩，
還掛在天邊。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見面。
它是一個人來的，
從海上，從陸地，
從沙漠，從指縫間。

收集冰凍的陽光生一爐火焰，
用昨夜的雨水煮熟一鍋流年。
我的嘆惜像那冒出來的蒸汽，
飄忽的目光與落日寒暄。

年輕時的蹤影早已不見，
剩下幾顆牙在堅守著地盤。
皺紋裡有好多思念的月亮，
缺了又圓。

這歡笑哭泣虛假做作的市井，
這擁擠單調乏味無趣的時間。
卑微中那匆匆又匆匆的腳步，
苟且中因偷生而驕傲的光環。

我想靜一會兒，
多陪陪自己。
白天走了，
剩下夜和夢一起走向墳墓。
待早晨念完悼詞，
今天已是昨天。

我多想

我多想在生命的長堤上
用自己的手遍植楊柳
在每一個初開的晨曦
與青春相望

我多想在昨日的田埂上
用春天流過的淚
去澆灌所有枯萎的目光
只為給自己一個回眸

卻又避不開曾經的瘋狂

與太陽肩並肩的日子
旁觀清風與麥稈對飲
挖不到盡頭的鐵鍬 明天
總想從乾涸的泥土裡
擲出一滴希望

青春無價值多少
我不禁開懷大笑
悲傷不泣
裝作了一百了
我多想在春天裡
給逝去的自己一個擁抱



■孫晉福先生突然離世的消息震驚了澳華各界。11月2日，澳大利亞文化團體聯合會何與懷博士請悉尼文化藝術界人士和孫晉福先生生前好友知交，在好市市園金沙酒樓舉辦了一次小型悼念活動，討論文化藝術界對孫晉福先生（筆名：塵埃、晉夫，微信網名一縷清風）追悼活動事宜。與會者有：何與懷、映霞、湯燕、哲嘉、曉帆、顧錚、唐培良、劉放、蔣行邁、劉觀德、黃文生、高玉濤、羅艷陽、羅寧、裘為、孫虹、梁曉純等。這是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塵埃在上 雪陽

當肉身隱去，單有詩篇其實並不夠
完整地再現愛光者生死不改的香骨
有詩篇流出眉宇，在憤怒成熟之後
微笑如一懷遺忘的美酒突然湧上心頭
聽風者聽見故土深處一串放光的字句
載著痴心不改的問候與初心屬天的溫柔

你的孤獨是言語無我的孤獨
你的自由是天地皆空的自由

在眾神隱遁的神州，為了安慰生命之幸
你以一粒粒塵埃的飛舞令光陰倒流
因為那燃燒的一串逆風起舞的詩句
苦等造化的蒼生有了坦然接受死亡的風度

風在唇齒間永不止息地搖晃每一棵大樹
四季的野風因追趕你終於有了詩的節奏
誰願在無眠的長夜中藏著焚身的火種
誰曾在黎明前堅挺著瞄准星海的脊柱
一顆飛舞的塵埃帶去了所有回頭的理由
你留在高處的憐憫超出了龍華的劫數

(2024年10月31日子夜於故園
月光旧館)

你還在 哲嘉

我在漸涼的秋風中離開
在滿城的花海中歸來
可你竟有好多天不回我的消息

直到此刻
還覺得 你還在
還覺得會收到你新鮮出爐的詩篇
接到你突如其來的電話
還能聽你興致勃勃地談詩
談你眼中的故鄉
談你熱愛的家園
和你的血色青春

藍花楹搖曳
你笑顏依舊
帶著那頂帥氣的帽子
穿著永遠的衣衫
花雨飄下
仿若你那些讓人心疼的詩句
就那麼落著
落了一地

你曾坐在那把椅子上妙語連珠
彈起你心愛的吉他 撥弄我們的心弦
用淒涼的嗓音唱你自己寫的歌
《記得那一年》

那個下午 你還帶我們唱了好多老歌
一首又一首
我們唱著 我們舞著
仿若 沒有明天
那天 酒喝得不高
可我們都醉了
那天 我們一同把夕陽送下山

十九樓的視線
十九樓的陽光
面著大海
對著夕陽
我們追憶愛情
說著他鄉

你突然住院了
可你執意從醫院跑出

趕赴我們的聚會
你臉色不好
可滿天的煙霞竟為你化妝
你彈起吉他高歌
還興致勃勃地朗誦你的詩篇
你告訴我們你並無大礙
卻不得不趕回醫院

好幾次問起你的身體
你總說只是小恙
你說你還在修改詩稿
要精簡你奔流的詩句
你還說要整理青春日記
那是厚厚的一摞
有你親繪的插圖小畫
字跡出奇的清秀雅致
一點不像你大漢的模樣

老兄
今夜沒有星光
你是不是剛燃起一支煙
在你那武裝一個樂隊的樂器中間
蘸著夜色
為你的詩稿做最後的校驗
你會再發來一首新詩嗎

睡不著
我終於坐在電腦前
可我不敢翻看你的文字
更不敢查閱那些消息
因為我固執地相信
你還在
你這家伙
你不是一直告訴我們
你沒事嗎
(2024.11.2夜)



■哲嘉與孫晉福於今年4月6日研討會上。